大东北百科全书 东北版《白鹿原》

过日子就是过人

吉林省人大副主任 包秦《文艺争鸣》主编 张未民
力荐本书写出了大东北之魂 长篇小说

大年

年志勇 作品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关外 / 年志勇著 .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0.9
ISBN 978-7-80244-832-2
Ⅰ.①关… Ⅱ. ①年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①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153440 号

关外

作　　者　年志勇
责任编辑　吴庆庆
出版发行　现代出版社
地　　址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　100011
电　　话　010-64267325　010-64245264（兼传真）
网　　址　www.xiandaibook.com
电子信箱　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10×1000　1 / 16
印　　张　22.25
版　　次　2010 年 9 月第 1 版　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80244-832-2
定　　价　2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人物谱

老　金：盛京围场深处老虎窝最早的移民，先种地，后开煎饼铺。其妻老金太太。赵前之岳父。

赵　前：山东移民，利用张作霖送给老金的金条买地，遂成老虎窝财主，后任安城煤矿公司副经理。抗战胜利时大笑而死。

赵金氏：乳名翠儿，赵前妻，生五儿五女，老虎窝兴衰的见证人。

赵韩氏：赵前妾，赵成和之母，死于霍乱。

赵家五女儿：玫瑰、冰花、百合、金菊、马兰。

长子赵成华：流亡学生，东北请愿团成员，后为民主联军纵队首长。

次子赵成国：流亡学生，娶妻罗鹃，死于重庆空袭。

三子赵成永：绰号赵麻皮，娶妻连玉青，死于霍乱。

四子赵成昌：人称四傻子，土改时被斗争。

五子赵成和：新京工大学生，加入国军后被解放，农会会计。

六子赵成盛：人称赵大嘴，参加民主联军。

金首志：历任警察所长、骑兵独立旅旅长、报馆社长，后化名富连声，落魄于老虎窝。

金首志之妻：严秀姑，夹皮沟金矿矿主之女；苗兰：警察厅长之妹，遭日本医院暗害；胡秋月：铁磊、铁媛之母，病卒于热河；乔小脚：财主之妾改嫁。

王德发：赵金夫妇的媒人，赵前儿女亲家，被日军杀害。

长子王宝安：乳名大猫，赵玫瑰之夫，后吸毒嫖娼乞讨，死于街头。

次子王宝林：乳名二虎，原东北军军官，抗联将领，战死山林。

张惠芬：王宝林之妻，牡丹江英语教师，惨死于日本宪兵酷刑。

柳载锡：朝鲜族，中共抗联游击队政委。

牟清惠：人称老牟，老虎窝村长，被日本人所害。

刚八门：神秘莫测的算卦先生，赵前之密友。

荆子端：乡村教师。其子荆容翔，乃国民党“清剿队”队长，强娶赵金菊，被镇压。

甘　暄：赵前之五女婿，伪警察署署长，后参加国军，下落不明。

马二毛：赵家马车夫，马大吉之父；其子马大吉，刺杀日军中将，民族英雄。

郭占元：赵家长工，与杨吕氏拉帮套，日军毒气工程的幸存者。

巧　莲：杨家童养媳，卖身妓院，名小兰。

赵成运：赵前侄子，山东移民，刘大车女婿，死于霍乱。

长子赵庆丰：挑水为生，老虎窝农会主席。

次子赵庆平：绰号“赵小鬼”，矿山收尸人，娶妻凤芝、玉秀，参加革命后牺牲。

三子赵庆云：裁缝铺学徒，后失踪。

商人、手艺人：连世旺，连玉青之父；王静文、盛裁缝、张铁匠、佟大麻子、顾皮匠等。

李三子：赵家佃户，其次子李大龙加入日本宪兵队，光复后伺机哗变，被镇压。

历任知县、知事、县长：胡康礼、林森、霍俊声、李维新、仲慨然等。

医　生：张作霖，与大帅同名之医生，后潜回老虎窝行医，改姓更名为藏瑞鹤。

伪县长、国民党骨干分子：戴潘、闫连壁，后被镇压。

汉奸把头：方化章、蔡教龄、郑瞎打、李破败等。

土匪头子：狐狸围脖儿、四季好、花蝴蝶等。

施排长、施连长、施团长：民主联军基层军官。

山本任直：煤矿采掘专家，安城炭矿株式会社董事长。

日本军警宪头目：河本、小野伸二、龟田，川上教官。

日籍官员：伪副县长毛利左郎、中村；乡村指导官鹫野次郎、土部正义。

日籍教师：小学副校长佐佐木，女教师佳代子；男中校长野田；工大教授山下奉文。

日籍其他人物：协和粮栈管事镰田，炊事班长宫崎。

第一章

老金夫妇万万想不到，他们搭救的竟是辽西惯匪，日后声威赫赫的东北三省督军、大帅张作霖。

老金女人挎着篮子，去地里给男人送饭。抬眼望去，高远的蓝天上一队瓦块云整齐地排列，从东北弯向西南，犹如雄奇诡异的巨蟒，又仿佛斜跨大地的桥。路边的红蓼花千枝百条，红波粉浪随风涌动，原野静悄悄的。走着走着，一大群白鹤骤然腾空而起，随后是遮天蔽日的大雁和野鸭。凌乱的羽毛从半空飘落，雁鸣鹤唳不绝于耳。

女人迟疑了片刻，拨开红蓼丛向河滩走去。草甸子上没有路，却清晰地印着马蹄的痕迹。女人更觉奇怪，拧着不甚灵便的小脚，边走边张望。一处水洼拦住了去路，女人想绕行而过，低头之际，猛地发现有人躺在草丛里。她尖叫一声，差点扔掉了饭篮子。女人手捂胸口，好久才缓过神来，扯着嗓子大喊："老头，老头，老头子……"

老金正在为大鸟们的喧闹而疑惑，忽听女人的呼喊，以为遇上了野兽，抄起锄头就跑。灌木刮得衣褂刺啦带响，脚下的泥水飞溅。一见是草窠里躺着个人，这才松了口气儿。他一手拄着锄头，一手去探那人的鼻息，说："不碍事，还出气儿呢。"

夫妻俩合力去拽那人，不想身下露出一只手枪。女人失声道："哎呀，他有枪啊！"

老金心如惊鹿，四下张望，突然道："你看，你看，那边还有马！"

顺着老金的手势，女人看见，一匹枣红马从柳树丛后探出身来，马耳竖立，一双大眼里满是警惕。女人想了想说："不像是打猎的。"

老金顿了顿脚，说："少啰唆，先救人！"

昏倒在地的人正是张作霖，这会儿工夫醒了。他极度虚弱，头昏沉沉的，耳畔回荡着女人急切的声音："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快醒醒！"

老金说："呀，怕是饿的吧，快喂点儿东西！"

女人倒了一碗汤，一勺一勺地灌到张作霖嘴里。别看张作霖双目紧闭，其实内心紧张万分，又不敢去摸枪，只好这么躺着。马蹄声缓缓而来，越走越近，小心翼翼的样子。好马通人性，咴咴地打着响鼻，用湿润的嘴巴去拱主人。张作霖慢慢睁开眼，好半天才看清了两张慈善的面

容。他放心了，撑起身子说："大叔、大婶，俺……"

老夫妻异口同声道："吃吧吃吧。"

张作霖吃得又急又快，边吃边拿眼去瞄老夫妻。人吃饱了就有力气，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伏地叩谢。他浑身泥污血迹，满头草屑，说自己叫张雨亭，人称张老疙瘩，采药迷路了……

雨亭是他的字，张老疙瘩是他的乳名，张作霖没敢报自己的大号。

天上的云桥渐渐淡去，远处的雁鹤们徐徐而降。老金拉起他，说："到家歇息吧。"

张作霖隐瞒了真实的身份。三天前，他们一伙胡子[①]在威远堡附近活动，遭到官军伏击，兄弟们被打散了，仅有数骑突围，慌不择路之际，闯进了"盛京围场"。

盛京围场俗称大围场，专供清廷行围狩猎。这里原为叶赫那拉部落的栖息地，山峦起伏，水草丰美。叶赫那拉部落被努尔哈赤剿灭，方圆数千里遂成无人区，康熙七年始定名为盛京围场。清王朝视东北为发祥地，筑柳条边封禁。盛京围场沉寂了近三百年，榛榛莽莽，獐狍遍地，犹如天地初辟。太平盛世，皇帝每隔几年就要到此祭告山陵，演练骑射。原来的围场封禁甚严，驻兵把守，严禁樵采渔猎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围场四周设有十二处卡伦[②]把守，随着国力衰微，加之久不行围，边禁日益松弛，围场腹地渐生人烟。

张作霖等人不知东南西北，胡乱走了一天一夜。屋漏偏遭连夜雨，四下寻路之际，偏偏撞上了卡伦守备队。全仗马的脚力好，张作霖才得以孤身逃脱，惶惶如惊弓之鸟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走得又饥又累。烈日当空，想去河边喝水，不料眼前一黑，栽下马来。围场深处人迹罕至，毒蛇猛兽出没，幸亏老天开眼，被老金夫妇搭救。

自称张雨亭的人收拾好褡裢，藏起手枪，在金家住下。老金用温水为他洗净伤口，撒上了大把的草炭灰。好在都是皮肉伤，并无大碍。老金还吩咐女人为他换了身衣裳。马匹也得到了很好的照料，喂些细草细料。一连三天，张雨亭吃饱了就睡，身体恢复得很快。此人来路蹊跷，举手投足间有种不同寻常的干练。张雨亭说他家住新民县，是个兽医，专给牲口瞧病，倒猪骟马挺在行。为了自圆其说，张兽医大段大段地背诵《牛马经》，还说他爹就是兽医，医术实属家传。表演有些欲盖弥彰了，老金的疑心加重，更加惴惴不安。救人乃积善行德之举，老金却左右为难，深怕引火烧身。可退一步来说，倘若这人真是胡子马贼，更是得罪不起，唯一的选择只有恭恭敬敬，接神送神。

老金有一双儿女，大的是闺女，名叫翠儿，女孩子家腼腆，帮着妈做事，不大抛头露面。弟弟金首志年方十六，天生的捣蛋鬼。可疑的马匹和陌生人，引起了金首志的好奇。金首志打心眼儿里喜欢那匹马，从前看到后，从头看到脚。那马可真好，鬃厚裆宽，皮毛光润，宛若锦缎，浑身枣红，四蹄皆白，连嘴巴也是雪白的。若不是爹提防得紧，他准会牵马出去遛遛。当爹的有意不让儿子和来人接触，总是想方设法把他支开。金首志人小却有心计，悄悄凑了过去，问："那马是千里马吧？"

张兽医咧嘴一笑："还不是，算骏马。不过，俺这马可有名堂，叫做踏雪嚼云！"

金首志问："赤兔马也就这样吧？"

张兽医摇头："比不上，关老爷的马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"

---

① 胡子：东北俗语，指土匪。

② 卡伦：满族语，即军事哨所的意思。

“依我看，你才不是啥兽医呢。”

张雨亭哈哈大笑：“说的是，倒猪骟马，和卵子打交道有啥出息？”

金首志眼睛一亮，问：“啥有出息？”

张雨亭撇撇嘴，道：“乱世出英雄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是绿林好汉？”

张雨亭又笑，说：“闯江湖的吧。”

金首志追问：“江湖有啥好闯的？”

张雨亭说：“嘿嘿，猪圈难养千里马，花盆不长万年松。”

“是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吧？”

张雨亭说：“咦？你小小年纪的，肚子有墨水哩。”

金首志也不客气，说：“念了几年私学馆。”

张雨亭称赞：“比俺强，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。”

金首志还要说什么，一见爹进来，就乖觉地溜走了。

常言道“做贼心虚”，但凡走匪路的人都小心谨慎，不愿在一处久留。张兽医时刻提防，怕夜长梦多。第四天早饭罢，他擦擦嘴角说：“人得食马得料，二老救命之恩，容当后报！”

老金早就在等待这个时刻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大兄弟，你是做啥的？”

张兽医说：“金大叔，就别问了，雨亭告辞了。”

老金磕打磕打烟袋锅儿，吩咐老伴：“给多带些干粮。”

在张作霖无数次逃生的记录里，这个清晨相当美好。清醇的气息在田野里弥漫，时隐时现的雾气在林间、河滩缭绕，远远近近的鸟儿婉转歌唱。老金夫妇一直送到门外。话别之际，张作霖笑着从褡裢里摸出一根金条，塞到老金手里。老金惊得跳起来，还没回过神，只见他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

晨光熹微中，老夫妻面面相觑，身体如剪纸般微微颤抖。金条仿佛燃烧的火炭，拿不得又放不下。老金呆了呆，说：“不是好道上的人！”

女人说：“我看是胡子。”

老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土匪胡子义气才重呢。”

一回头，见闺女翠儿正向这边张望，满脸好奇，一双好看的眼睛扑闪闪的。

娘说：“你啥也没看见！”

爹说：“不该说的不说！”

神秘的张兽医彻底改变了金家的命运。他留下的那根金条，压得老两口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。女人怕得要命，这可是通匪啊，要是官府知道了，不砍头也得蹲笆篱子[①]啊。老金心里怕，嘴上硬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此事上不可告父母，下不可传儿女，咱们不讲谁知道？”

女人手捂胸口，说：“幸亏首志不在家，一大早就去打野鸭去了。”

一说起儿子来，老金心里便愁得慌。金家原来住在海城，靠着十亩薄地过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为了让宝贝儿子奔个功名，节衣缩食地送他读书。谁知儿子不成器，知书达理没长进，偏学会了逞强斗勇，打坏了哨官的儿子，惹下一场祸事。出于无奈，老金一家躲进了围场，藏

---

① 笆篱子：指监狱。

关外

身于老虎窝。

老虎窝是处地名，最早源于猎人之口。这地方确实有虎。老虎独来独往，除了偶尔见到虎的脚印以外，行踪难觅，但老虎发出的长啸，会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忽然响起，想充耳不闻都不行。只要这声音响起来，就是低沉威严的，就是回肠荡气的。老虎的吼声来自密林深处，仿佛沉闷的雷声，犹如大地的颤栗。这是肃穆的天籁之音，这是豪壮的生命之歌，直直地入耳入心入脑，让日月失色，让山河动容。

老虎窝洪荒无际，人丁稀少，无官无吏，少了田赋捐税的烦恼，多了自由自在的惬意，老金遂绝了归乡的念头，开荒种地，搭房建屋。土地肥沃得冒油，收成一茬好过一茬，今年的收成更好。看着满仓的高粱大豆，吃不完的土豆白菜，心里很踏实。老金已无望子成龙之心，只巴望着儿子安心种地，早些成家立业。金首志没精打采的，处处和老子拧劲，一副对峙的架势。当爹的就生气，几次想劈掌打过去，可一见儿子的那种表情，就忍住了。儿子的眼神叫老金深感惶恐，隐隐间觉得那波光就像是牛犊的眼神，满是孤独和莽撞。儿子大了不由娘，老金无计可施，唯有祈望：娶房媳妇就好了，到时就能拴住这匹野马驹了。可是首志是弟弟，姐姐不嫁，弟弟怎可先娶？

转眼天气就冷了，大雪说来就来，全无半点迟疑。空中舞动柔曼的轻纱，群山染素，天地无声。雪过天晴，旷野宛若硕大无朋的白纸，毫无褶皱地展现开来。这时大地变得更宽更大，简直比天空还要辽阔。单纯的白色覆盖了河谷丘陵，一直延伸到天尽头去。倘若有人行走，便会有一串脚印直通向天边，来去茫茫，恍然永无休止的音符。

雪的清亮映到纸窗内，金家的炕头烧得滚烫，火盆里的炭火正旺。因为得了一笔外财，老金暗觉腰杆子壮实，闲时就扒拉几下算盘。其实，以他的财产无须使用算盘，可老金说，安家置业没个账哪成？老金练习珠算的时候，猫儿紧贴着他打盹，憨头憨脑的黄狗蜷在炕沿下。院落里不总是寂静，拴在树桩上的毛驴会莫名其妙地大叫起来，鸡鸭鹅们扑打着翅膀撒欢。联想到路人渐多，老金决计开间煎饼铺，来年打春就开张。

金首志陷入了冥想之中，幻想自己骑着高头大马，云游天下。老金锲而不舍地开导儿子，说你不想种地可以，就跟我摊煎饼吧，一样的养家糊口，好攒钱给你娶媳妇。儿子横了爹一眼，扭身回屋看书去了。金首志最烦爹娘唠叨，听得脑袋都大了，书本虽然枯燥，好歹耳根子清净。金首志读过私塾，从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家诗》起步，背咏四书五经，得私塾先生真传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一家人逃入围场，也断了功名之路。金首志素来对科考没有兴趣，行万里路才是他的向往。老金警告过儿子，说老不看《三国》，少不看《西游》，那个孙猴子也是妖精，会把你勾引魔怔的！金首志懒得说话，眼睛不离《三国通俗演义话本》。这是他唯一的藏书，已翻得残缺不全，内容早熟烂于心。他沉浸在金戈铁马之中，禁不住击柱叹息："大丈夫一世，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？"

在爹娘这边听来，这叹息如虎啸般骇人。

好在翠儿的亲事定下来了。女婿是逃荒来的，单身一人，模样周正，人也勤快。老金特意走了三十里的路，央人算过生辰八字，女婿大翠儿一岁，属蛇的，蛇马配是上等婚。夫妻两个都欢喜，心想：闺女一嫁，儿子娶媳妇就指日可待。

金家的女婿叫赵前，老家山东费县方城镇。沂蒙山区连年大旱，家家户户揭不开锅。在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钱儿未发的春天，村上的教书先生也饿死了。村上人议论说，关东的日子好混，只要肯出力，没有饿死的。与其坐家等死，还不如出来碰碰运气，赵前决意闯关东。没家没业的人，用不着咬牙跺脚下狠心，跟哥嫂说一声，就出来了。关东乃清廷的“龙兴之地”，直到清末才被迫开禁，沃野千里，人丁稀少。山东、直隶等地的移民扑向广袤的黑土地，推车挑担，成群结队。从海上漂，从陆上走，填饱肚子的渴望能冲破任何艰险。

赵前收住脚步的时候，柳津河还是一条无名的小河。浩荡的河水挡住了去路，这是一条自东向西的河流。有种意念涌起，那样的强烈：去河的上游。他的提议遭到了同伴的抵制，千里同行至此分手，赵前摸了摸褡裢里的干粮，觉得还够。当河流终于窄浅得可赤足而渡时，他想好了河的名字：柳津河。

河边是绿意葱茏的长廊，密密麻麻的柳树簇拥在一起，多数为灌木，也有一些长成了乔木。成为乔木的柳树或匍匐或歪斜，树干扭曲盘梗，枝条侧延旁生，千姿百态，似旗似伞，似屋檐似斗笠。赵前被深深地震撼了，真想奔跑着扑向草甸子。可是他太累了，只好坐下歇息。平缓流淌的河水，熠熠生辉，叫他有了尿的念头。一条抛物线凭空坠落，极是响亮。未及提上裤子，一团黑影从侧面扑过来，撞了他一个跟头。定睛一看，一头受惊的狍子，飞也似的蹿进河滩，蹄下激溅起雪白的水花，转瞬就消失了。

笑声骤然而至，柳丛中闪出一个粗壮的汉子，腰间系条麻绳，肩扛一柄钢叉。从头到脚地打量他，问：“山东棒子吧？”

孤单的赵前格外想说话，问：“大哥，咋称呼您好？”

“客气啥？俺叫王德发。”汉子的笑容爽朗，恰如明净的天空。

隔着潺潺的河水，赵前的住所与王德发家遥遥相对。在空旷的老虎窝西沟，他们绝对是近邻。赵前刚来时，在王家落脚了十几天。王家是新落成不久的土坯房，正房三间，里面用木头垒成，外面用黄泥和杂草拌和的大泥抹成，房盖为梯式原木搭架，外罩谷草苫盖。在荒芜的围场深处，比之赵前简陋的窝棚，王家简直比皇宫还要阔气。西沟是块乐土，但寂寞得实在太久了，柳津河开始有了笑声。秋阳下，男人的脊背光裸油亮，俨如浸在水中赭红色的岩石。他们在柳树丛旁开荒，伴着流水声说话。

皇家围场，弥望千里，人烟寥寥，无人经管。荒地随便圈占，谁开垦就是谁的。只要在东南西北插上几根木棍儿，或者剥开树皮画个记号就成，用不着求官办吏，谁来得早谁就是主人。节气不饶人，赵前最早的作物是白菜、萝卜和荞麦，口粮和种子都是邻居资助的，王家的粮食多得吃不了，乐得有人为邻。黑土地肥实冒油，插根筷子都发芽，收获喜人。上冻前，赵前已开垦出一垧地，越冬的柴火也垛得老高，菜窖早就备好。

单身汉过日子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为了吃饱，也要忙个不休。去河边挑水，提桶上来一看，满是欢蹦乱跳的小鱼。无奈之下，只得一瓢一瓢地去舀。飞禽走兽不请自来，高粱米饭快熟了，正冒着热气，转身一看，野鸡烫死在锅里头了。眼看到嘴边的热饭却吃不得，简直气炸了肺！野兽不怕人，夜晚围着窝棚打转，若不是彻夜点燃松明子灯，野狼狗熊定会破门而入。霜降之后，草丛里的蛤蟆席地滚来，黑鸦鸦地堵在门坎窗台，拼命往有热气的地方挤，糊窗纸被弄得千疮百孔。赵前轻易不敢开门，气极了就骂：啥时辰野牲口都死绝了就好了。封冻之前可以钓鱼，河里的鲇鱼多的是，下竿就有，很少落空。鲇鱼味美至极，有道是：鲇鱼炖茄子，撑死老爷子。西沟的上空飘荡着鱼的香味，上顿接下顿地吃，王德发女人连连告饶。孕中的王

大嫂害口，提起鲇鱼两字就想吐。而女人勤快得紧，赶制冬衣和鞋，安详中洋溢着母性的光辉。她送给邻居一双靰鞡鞋[①]，细心地讲解：如何使乌拉草蓬松，如何使鞋窝子舒坦，如何用布裹脚，如何系好鞋绳儿。

王德发看了笑，说："关东一宝乌拉草，冻天冻地不冻脚。"

女人也笑："大兄弟，快成个家吧。"

吃住无虞，赵前夜里就想女人了，想到无法抑制。屋角的灯彻夜不熄，松明条用铁丝网兜着，吱吱地冒着黑烟。松香的味道在窝棚里弥漫，像无尽无休的向往。屋外冰天雪地，屋里也冷，而被窝叫人留恋，人一躺下就不愿起来，即便有尿也要尽量憋着。稍微一动弹，寒意就会顺着被口涌来，吹得肩膀凉丝丝的。进了腊月，更是冷得厉害，墙壁上结满厚厚的白霜，泛出砭人肌骨的寒光。赵前头戴帽子，被上压满了所有能御寒的东西，身子蜷缩成一团。窗外大雪纷纷，想睡也睡不成，只好自言自语："赵前，你干啥呢？"

"睡觉呢。"

"睡觉咋还说话？"

寂静的夜晚，声音显得很大："冻的呗，睡不着。"

"明个儿，还得好好封封窗户。"

"嗯，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！"

他想了想，问："那，头晚咋不把炕烧热乎呢？"

"半夜就凉了。"

他打了个寒噤，说："老这么冻着不成啊，长了还不闹病？"

"没法子啊，灶坑里不敢压火啊。"

他撇了撇嘴，抖不掉胡子眉毛上的霜花，解释说："怕熏死啊。"

"你说，俺要是叫烟给熏死了，屈不屈呀？"

自己的声音附和道："可不是？还没娶媳妇呢。"

说来也怪，一念叨上媳妇，就觉得不太冷了。他接着问："王大嫂生了个小子，知道叫啥名儿吗？"

"知道，叫大猫。"

"哈哈，这个名儿够破的了。"

"呵呵，说是名儿贱好养活。"

笑声停了，又问："赵前啊，你啥时娶媳妇啊？"

"王大哥做媒呢，明个儿就去相亲。嘿嘿。"

一问一答间，窗外现出灰麻色，又一个孤寂的夜晚逝去了。

光绪二十七年春，金翠儿嫁了。简陋的轿子一抬走，哭声就若有若无了，翠儿满脑子都是娘关于初夜的话题。一路红色一路喧闹，简单又迅速地将她塞进新房。头上的盖头掀掉了，她第三次见到了这个叫赵前的人，此生做她丈夫的人。

焦渴的夜风摩擦屋角，窗户纸发出呼哒呼哒的微响，柔柔的月光流泻下来，一半落在炕上，

---

① 靰鞡鞋：东北地区越冬穿的鞋，皮革制成，内垫乌拉草。

一半落在诱人的胴体上。翠儿的头发披散开来，呼出湿漉漉的气息。兰花般的香气游来游去，这是很特别的体香，娉婷袅娜又细若游丝，既浓烈又素淡。新郎用力地吸了吸鼻子，咦？可真香啊，你用的是啥脂粉啊？翠儿紧张得浑身发抖，任由男人手掌犁杖似的划过，任由自己在波峰浪谷间跌宕。当那簇茂密的所在袒露时，她惊醒了。翠儿低声哀求，说月事来了，要等上几天。新郎的懊恼难以形容，其实他不知道，只要再坚持一下，新娘就会顺从。出嫁的前夜，娘说身子不方便就得歇着，不过娘还叮嘱，要是男人蛮干就由着他吧。翠儿嘴里却怯怯的，手上抵抗得坚决，还嘤嘤地哭起来。哭声就是盾牌，一下子软化了新郎的攻势，赵前哑着嗓子说："俺不动了，瞅瞅总行吧？"

依着当地习俗，新媳妇第三天要回娘家，也叫回门。嫁者，给也。养了许多年的女儿，一下子给了人家，做父母的心里总要空落落的，回门体现了孝道仁道。女儿领着新姑爷回来看望，对老人是一种安慰。翠儿刚进家门，就见爹娘唉声叹气。一问，说首志跑了。母亲愁眉不展，说："托人捎的话，说是搭伙进山去了。"

时间总是以不经意的细节来串联什么，看似偶然的碎片构成了命运，生活总有其意想不到的突变。

翠儿断定，弟弟是为逃婚而走，但是她想不到，正是那个来家小住的兽医改写了弟弟的一生。赵前对内弟的印象不深，只记得他高高瘦瘦的，满腹心事的样子。金首志寡言少语，见了赵前只是笑一笑，就躲开了。记忆里的内弟，从头到脚都是穿爹的衣服，更显衬出单薄。知子莫如其父，老金评价儿子是蔫人愣胆，压根儿就不是庄户人！金首志的出走源于父亲的一句话："翠儿出门了，下个月就给你说媳妇！"

金家聘下的媳妇姓吕，据说手脚麻利，针线活儿不赖。金首志烦透了，强忍住没流露出什么。有个秘密埋藏在心，不动声色地筹划着，金首志铁了心肠要闯荡闯荡。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，他跟一个拳脚师傅进了长白山。留下一个纸条，皱巴巴的糊窗纸上写道："好男儿志在四方。"

毕竟是闺女回门的日子，老两口收藏起不快。大黄狗围着新女婿转，想讨好又不大情愿。老金搁下沉重的心事，转了个话题说："听人传，这阵子老毛子闹得凶哩。"

在逃荒的路上，赵前见到过沙俄马队，当时他感到惊奇：这老毛子怎么和山东的德国黄毛差不多呢？荒村野岭的翁婿对酌时，沙俄军队正在开原一带的铁路沿线杀人放火呢。小百姓不晓得朝廷的圣明，只关心自己的日子，岳父呷了口酒，问道："有几垧地了？"

女婿答："也就两垧。"

老金若有所思，瞥了一眼闺女。刚绞过面的翠儿更显清秀，原来长长的发辫绾髻于脑后，喜滋滋又怯生生的，低眉顺眼地和娘说话。女婿不无担忧地说：都没地照。老金不屑，说："地照个屁！现今是跑马圈地，谁占荒就归谁！"

老金女人突然插嘴说："你和翠儿搬回来住吧。"

岳母的提议有些突兀，女婿感到意外，不知如何作答。老金犯愁煎饼铺没帮手，也很赞成，看来他们事先商量过了。岳父说："就别管首志了，还不得疯到天上去？人小，可胆子比倭瓜都大！到时候，不株连九族就算烧高香了。"

赵前注意到，岳母的眼里蒙上了一层雾气。

几天后，小夫妻回娘家住下，西沟的几垧地租给了山东老乡李三子。老金夫妇高兴之余，

还是为儿子牵肠挂肚，心里嘀咕：要是一去不归如何是好？

有个棘手的问题，金家无从回避，那就是订下的儿媳妇怎么办？如何向女方家解释？思虑数日，老金硬着头皮登门。会亲家不能空手，礼物是上好的鹿茸一对。女方家姓吕，家住“大疙瘩”。大疙瘩在老虎窝的西边三十五里处，柳津河由此汇入东辽河。老金屁股挨着吕家的炕沿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兜着圈子去解释，越说嘴越笨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似的直扑腾，生怕对方提出退婚。吕家还算通情达理，对金首志信心尚存，说还是再等等吧。吕家看穿了老金的苦恼，反过来安慰他，说咱这疙瘩只有剩男没有剩女。吕家的话不假，眼见得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，男女比例失调，光棍汉遍地都是，家中有女不愁嫁。女方甚至还说，好饭不怕晚，你慌个啥？老金吃了定心丸，回来和老伴一说，都觉得安稳了许多。

老金认为女婿吃苦耐劳，是挺门过日子的好手。翁婿俩精心侍弄岔路口和北沟的耕地，翠儿和母亲在家摊煎饼，招待南来北往的客人。越来越多的人拥入围场，人们常在岔路口歇脚，金家煎饼铺颇占地利，生意日见兴隆。小两口每天起早做豆腐，赵前抱杆推磨，媳妇将一桶桶的生豆浆倒进锅里煮开。豆浆煮开后要“过包”，用粗布将豆汁儿过滤到大缸里，用卤水点成豆腐脑儿，等候片刻，再一瓢瓢地把豆腐脑儿摊在板框里，盖上包布，加上木板，再搬块青石压在上头。清香透黄的浆水刷刷流淌，像流淌无限的温情。小夫妻边干活边嬉闹，翠儿娇嗔地笑个不停，胸前的奶子跌宕起伏。老金见了，哼的一声背手走开。

翠儿的肚子一天天膨胀，人也变得沉稳了。老金女人心生不安，悄悄和老金嘀咕：“闺女咋能在娘家养孩子？还不得叫人笑话死了？”

老金不屑：“嘁，咱这荒郊野岭的地方，哪来那么多说道！”

翠儿临产症候来得突然，坐在炕头上做针线活儿，说见红就见红了，肚子疼得直叫。老金女人冲着慌了神的老金吼了声：“还不去请老娘婆！”

老金慌忙不迭地骑着毛驴出了门。老金女人一手搀着翠儿，一手掀开了炕席，叫女婿抱来了新谷草。当翠儿露出雪白的肚皮时，老金女人猛地想起了什么，回头冲女婿吼：“看啥看？快出去烧锅开水！”

赵前迈出屋门时回了下头，看见媳妇痛苦又不舍的目光。

接生婆是佟木匠的媳妇，这女人显然见多识广，一进院就嚷嚷：“急啥急？待会儿才落草[①]呢。”

赵前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啼哭响起，听得岳母说：“丫头，丫头。”

第二章

没等翠儿满月，金家煎饼铺已经住满了贵客。

金家煎饼铺所在地叫岔路口，属于老虎窝区域的小去处。老虎窝乃海莲府治下的东路保甲

① 落草：出生。

分局的三区，共有南沟北沟西沟大小十几个散落村屯，零零散散地住了六七十户人家。老虎窝处在盛京围场的西围场之中，以都林正伏力哈山的分水岭为界，按东辽河和辉发河水系分做东流水围场和西流水围场两个部分，共大小一百零五处小围场。光绪末年，国力衰弱，开始有人涉险进入，采樵渔猎，开荒种地。时值国库空虚，加之俄国和日本窥视，盛京将军以围地多被流民私垦为由，奏请太后开禁。朝廷正式下诏驰禁招垦，于是围场外的当地人和山东直隶的饥民蜂拥而至。沉睡三百年的荒野人烟日稠，闲置的土地被大量开发。盛京户部侍郎良弼奉命督统招垦事宜，议定平均每亩收取“荒价银”三钱三分。

住在金家煎饼铺的五人都是在海莲府衙门当差的，专为丈量西流水围场土地而来。早出晚归，丈量统计，收缴荒银，核发地照。领头人姓符名安，约莫有四十来岁。老金终归见过世面，他说官府猛如虎，草头百姓的除了孝敬别指望别的，叮嘱家人务必伺候好官家的人，还特意安排女婿干些喂马烧炕的活计。总之，全家与放荒人员相处得较为融洽。

二伏天的夜晚，天幕低矮得几乎触手可及。天空澄澈湛蓝，浩瀚的银河在头顶弯过，河边婆娑的垂柳只是轮廓模糊的影子，传来阵阵蛙鸣。嗡嗡的蚊虫叮咬得人心烦意乱，符安和手下人核对数目，别别扭扭的账目却怎么也拢不平。符安气得胡子上翘，连声斥责：“瞎鸡巴整乱鸡巴整，整鸡巴坏了还鸡巴整！”

正发着脾气，见赵前端着一筐洗净的香瓜送进门，还细心地捎上了一块土布手巾。金家的姑爷干净利落，身体壮实，符安颇有好感。

“小伙子，先别走。”符安开了腔：“我的人手不够，点灯熬油地也忙不开，明个儿你就跟着打地亩子[①]吧。”

“跟我做事，亏不了你的。”符安虽是旗人，在官场混了多年，却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没混上，这是心头永远的痛，但是他的派头不小。

话说到了这一步，岂有不遵之理？赵前精明能干，鞍前马后跑得勤快，很会讨放荒委员喜欢。许多年以后，富甲一方的赵东家教训子孙，总爱大谈特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，年轻人不弯腰做事哪成？不长时间，赵前就成了放荒委员的得力助手，让符安等感到惊奇的是他还能写写算算，于是核对地亩的活计一股脑地都推给了赵前，其他人抽烟喝酒闲扯淡。都说纱帽底下无穷汉，为官当差理所当然地要收受银两。也有庄户人家不知好歹，硬是不去孝敬，放荒人员遇上了也没辙，正应了句俗语：狗咬刺猬，无处下口。西沟李三子便是此类人物，死脑瓜骨不开窍儿。李三子开垦了几垧荒地，死活不肯缴纳荒银，被没收了土地。对官家的号令置若罔闻，还有好果子吃？

丈量西沟王德发的土地时，闹得不乐和。赵前和几个人拉着绳子左量右量忙得正欢，抬头见到王德发正虎着脸来了，大嫂手牵着儿子大猫跟在后面。赵前迎上前解释说：“王大哥，俺心里有数。”

“可别乱叫哥，你是官家的人哩，咱是草民一个，不敢当啊。”王德发话里有话。

赵前笑了笑，抬眼向远处看。田野氤氲着庄稼的清新，大树用簇簇的浓阴遮挡了远眺的视线。河边的柳树丛依然茂盛，不远处有白鹤起落。

见赵前不再吱声，王德发就问：“官家给你多少钱啊？干得多欢实啊！”

---

① 打地亩子：当地语，丈量土地。

“大哥，俺可是白干的。”

王德发怒气冲冲，用脚去踢一块石子，那石子在垄台之间跳了又跳，不见了。河滩地里的卵石总也清不净，多得是。他回过脸来，倏尔一笑，说：“阔小姐开窑子——不图钱，只图快活？”

话没好话，赵前恨不得马上逃走。他也发现了块石子，片儿状的，忍住没踢，而是弯腰捡起来，振臂挥向河面。柳津河水熠熠生辉，石片儿擦着水面蹦跳着飞出了老远。赵前回过头来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语气极其和缓：“王大哥，咱们事儿上见吧。”

秋后天黑得早，打地亩子的一班人围着炕桌吃饭。泥瓦盆装着黏饽饽、高粱米水饭，这本是铲地干重活的饭食。招待官家人，总得弄几样佐饭的菜肴才是，老金女人很伤脑筋。桌面上很丰盛：咸鸭蛋、小葱蘸酱、鸡蛋炒黄瓜、鲇鱼炖豆腐。众人的胃口都好，个个狼吞虎咽。赵前在一旁殷勤舀汤添饭，心中暗想：简直是个马厩，八匹马挤在槽里抢吃草料。符爷最先吃完，轻咳一声便离了饭桌。赵前悄悄地跟出门外，在身后叫：“符爷……”

“嗯？啥事体？”

“西沟王德发叫我捎来孝敬您老的。”说着就将二两银子塞到符安的衣袋里去。

“啊呵，这是干吗？”符安打个哼哼，背着手就回房去了。其实，王德发为人耿直，哪里会想到向放荒委员行贿，赵前在替王德发解围。借放荒之机，海莲府衙门来的人个个搂得沟满壕平，没人提起却个个心知肚明。有了这一过节儿，王德发的地契执照上面，土地的实际数目没变，土地等级却写得低了，上缴的荒银自然要少了许多。赵前拿的是老婆的私房钱，翠儿佯装不知，过了很久才在枕边感慨：“你这个人啊，嘴忒严，主意正！”

那天赵前路过王家，王德发两口子非拽他吃了饭再走，一个劲儿地赔不是。酒至酣处，王德发红着眼睛说：“兄弟你人好，要不嫌弃，你丫头和俺家大猫订个亲吧。”

山山岭岭的柞树枫树染成了金黄火红，放荒的官老爷们要走了，老金老少都松了口气。临别的饭食尽其可能的丰盛，还弄来了一坛子烧酒。众人喝得开心，符安没醉，话语有些多了：“赵小子啊，我的官太小了，要不我就带你走，谋个好前程。”

“符爷可别这样说，小的跟您学了不少本事呢。”赵前说的是实话。

“我想批你个地号，不知成不成？”

赵前心头涌过一阵慌乱，不知说啥是好。他飞快地和岳父对了下眼神，口中喏声：“谢大人！”

符安摆摆手：“南沟那十来方的荒地就留给你了。”

金家翁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起张大了嘴巴。那是一块无人敢打主意的土地，并非土质不好，而是那里竖立着皇家阅兵台。风雨侵蚀，土台掩没于草木丛中，但毕竟是皇上……赵前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他不想叫人一眼看穿自己的心思，他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很深。赵前的脑子里飞快地盘算：好家伙，一方地二十五垧，一垧十五亩，天呐！十方地就是三千七百多亩啊！

符安手捻胡须，眼神有些漫不经心，说：“你们咋也得交点儿荒银，我也好交上差。”

“那，那是那是。”老金紧张得结结巴巴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符安轻轻敲了下筷子，说：“本来嘛，人字号[①]地每方荒价银七十八两，一共十方多地，

---

① 人字号：土地等级。土地一般分天、地、人、和四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